

古典诗词名家

两汉诗选

曹道衡

选注

734



I222.734
C102



郑州大学 *04010249759+*

-66

古典诗词名家

曹道衡 选注

两汉诗选



中华书局

I222.734
C1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诗选/曹道衡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古典诗词名家)

ISBN 7-101-04309-7

I.两… II.曹… III.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汉代
IV.I222.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3943 号

书 名 两汉诗选

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名家

编 著 者 曹道衡 选注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½ 字数 202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309-7/I·562

定 价 17.00 元

出版说明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深厚、最具魅力的形式之一,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两大艺术特质,以简约的形式蕴涵了丰厚的韵味,所以一直受到作者与读者的青睐,其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其他形式难以比拟的。时至今日,诗词在海内外仍拥有大批爱好者:自发成立的众多业余创作团体,大量的相关读物,为数众多的诗词网站,无一不在昭示着这种古典形式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经由社会各阶层无数爱好者的不断实践,特别是通过一大批天才作家示范性的工作,诗词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规范与灵活等艺术矛盾,成为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便利工具。人们或浅吟低唱,或慷慨高歌;或率尔操觚,或精雕细刻,尽情倾吐他们对人世的种种感受,留下用心血甚至生命写就的诗词篇章。诵读这些篇章,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步入历史,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总能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

中华书局过去出版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汇聚最新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一直是我们的夙愿。为了达成这个愿望,我们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

十多名专家学者,编撰了这套“古典诗词名家”丛书。我们的做法是:一、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二、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不出校勘记,一般异文不作说明,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三、每种书正文前设“前言”,对入选的作者、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精到的评介。四、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为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五、每篇诗词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作法、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的句子有串讲。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或者得到学习、仿效的榜样,有益于诗词的创作,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撰稿的专家学者,在这套丛书编撰的过程中,他们都竭尽全力,无私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中几种选本所经历的艰辛,更远非心血二字可以概括。同时,希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书能在将来进一步得到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年9月



前

言

历来研究文学史的人在谈到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文学时,比较着重论述的往往为散文和辞赋,而对其诗歌则似少注意。这种看法由来已久。例如梁代的钟嵘就曾说过“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的话。不过,钟嵘此语实仅就五言诗尤其是五言的徒诗而言。因为他所撰《诗品》,其评论范围仅限于五言,而且主要是文人创作的徒诗,至于那些三言、四言和杂言的诗歌都不在他论述之列。和他差不多同时的刘勰,论诗虽不限于五言,却把“乐府”与“诗”分为二体,且从正统儒家的立场出发,对《汉郊祀歌》一类乐府诗颇有非议。因此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西汉一代在诗歌方面并无多大成就。其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平心而论,西汉一代现存的诗歌为数并不算太少。其中有一部分像《安世房中歌》、《郊祀歌》等固属庙堂之作,但也有一部分民歌及文人言志缘情之作传世。那些庙堂之作,虽常被人们认为是模仿《诗经》和《楚辞》的作品,但在诗歌的发展史上自有其地位。我们知道,在秦汉以前,我国曾经是一个诸侯割据争雄的时代,各国的种族、社会状况、语言和文化传统都很不一样。《吕氏春秋·音初》提到“东音”、“南音”、“西音”和“秦音”等的起源,虽未必全合事实,却说明了秦统一以前各地曾存在各种不同的乐种。这各类音乐自有其不同的唱法和歌辞,必然会造成各

地诗歌在文体、风格和技巧等各方面的差异。例如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诗经》和产生于江汉流域的《楚辞》，其形式和内容就有很大差别。但作为同一种文化的不同分支，其相同、相似及互相影响之处，总是不可避免的。秦代的统一，无疑加速了各地文风的交流和融合。但短促的秦代，显然远远完不成这个任务。真正完成这种融合的是汉代。汉代的建立者刘邦是丰（今江苏丰县）人，战国时属楚，因此史书上说他“乐楚声”是很自然的。现今所见刘邦自作的歌词如《大风歌》近于骚体，《鸿鹄歌》虽属四言，但他自称为“楚歌”；刘邦的姬妾“唐山夫人”所作的《安世房中歌》，据《汉书·礼乐志》说，也是“楚声”。不过，这些歌辞之为“楚声”恐怕主要表现于音声和曲调方面，光从文辞来看，像《鸿鹄歌》这种作品好像和《诗经》中某些作品并无太大不同。《安世房中歌》的文体比较复杂，四言、三言和七言的句式都有。四言自是周代《雅》、《颂》和秦代石刻的基本句式，而三言和七言的句式亦为数不少。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句式实为构成《荀子·成相篇》的主要句型。更有意思的是近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为吏之道》中，有一部分文字其句式和《成相篇》几乎全同。云梦地处今湖北中部偏东地区，确为战国楚地，而荀况晚年终老于楚，那么“成相辞”这种形式亦属楚声范畴，大约不成疑问。稍后于《安世房中歌》的《郊祀歌》在内容方面当亦深受楚声的影响。《史记·封禅书》明确地记载谬忌对汉武帝说：“天神贵者泰一”，而所谓“泰一”，又与《楚辞·九歌》中的“东皇太一”明是同一个神。《郊祀歌》的句式，亦以三言、四言和七言为主。所以这些庙堂歌诗应当说仍继承了汉初“尚楚声”的传统。和朝廷君臣的“尚楚声”同时，一些士人所作的诗，则似乎更近于《诗经》中《雅》、《颂》之体，这大约和秦亡以后，儒家思想的复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汉武帝的表彰儒术又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在韦孟及其子孙韦玄成的那些四言诗中体现得最为突出。许多研究者对那些庙堂之作及士人的诗评价不高,因为它们模拟《诗经》、《楚辞》的痕迹确实很多。不过即使这类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亦不容忽视。例如《安世房中歌》中像“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这样的比喻手法和句式,有其一定的创新意义;《郊祀歌》中对天上和诸神的幻想式描写,亦未必没有其特色。当庙堂和士人们尚致力于使各种传统渐趋融合的时候,一些更显清新活泼的民歌亦已产生。如《铙歌十八曲》中的《战城南》、《长相思》和《上邪》诸作,大约都产生于西汉。前者诉说战戍之苦,后者则写男女恋情,这种诗歌显然来自民间,纯属真情的流露,应属抒情诗的杰作。《铙歌》据说本是军歌,但上述几首诗未必适于鼓舞士气,恐怕是后来的乐官们取民歌配乐以供军官们享乐之用。这个问题一时似难究诘。有些《铙歌》在内容方面显然不同于庙堂之作和不少文人诗,但在形式上,似仍以杂言为主。至于魏晋以后盛行的五言诗,在西汉亦已萌芽。《史记·项羽本纪》,《正义》引《楚汉春秋》所载虞姬答项羽的诗,纯属五言,但有不少人对此持疑。不过像戚夫人的《春歌》、李延年作歌中已多有五言句;成帝时的歌谣“邪径败良田”,更是一首较成熟的五言诗。此外像《相和歌辞》中的《江南》,究竟出现于西汉还是东汉?现在尚难论定,至少我们可以说五言诗之兴大约亦起自西汉民间。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当刘向奉成帝命整理图书时,诗歌一类作品有三百一十四篇之多,其成就不可忽视。

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汉代诗歌中的大部分名篇皆产生于东汉,这大约是事实。但汉诗的繁荣却在西汉已奠定了基础。自汉武

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①，民间俗乐便被大量集到朝廷，并得到许多达官贵人的喜爱，在上层人物中广泛流行。《汉书·礼乐志》记载西汉末年情况：“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即位后，下诏罢乐府，直到东汉也没有恢复。但“俗乐”的流行，并非撤销一个官署所能阻止的。随着“俗乐”得到广泛的人群喜爱，不但搜集、整理者日多，乐官们采用文人诗和自撰曲辞的例子亦已出现。因此现存的“相和歌辞”、“杂曲歌辞”等，大多出现于东汉。从这些歌辞中，很可以看出东汉一代的盛衰。例如东汉初年，虽经战乱，而在一二十年的恢复之后，有些城市又趋兴盛。例如长安是西汉二百年的故都，豪门旧族很多聚居于此，他们对光武帝之迁都洛阳并不赞成。正如班固《两都赋序》所说：“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睹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这些“西土耆老”确有其经济实力，如著名的《相逢行》，写这种人家“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这种人家不但富裕，在政治上亦有优越地位，正如与之相似的《长安有狭邪行》所称：“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但好景不长，随着东汉朝政的腐败及“羌乱”之起，关中就日趋衰落。王符在《潜夫论》中反复谈论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在乐府诗中亦有反映。如《艳歌何尝行》：“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这里写的虽是“白鹄”，其实是指人。东汉自羌乱之后，西北人口大量向东南流亡，造成关中人口的锐减和江南人口的激增。在乐府中，多方面地写到了人们生活的种种情况，如婚姻、爱情、社

① 关于“乐府”之设立，近年来因陕西出土秦代钟上有“乐府”字样，而被认为不始于汉武帝，但这和“采诗夜诵”似无直接关系，姑用《汉书·礼乐志》原文。

会习俗、神仙迷信等等方面。尤其可贵的是出现了《孤儿行》、《妇病行》这样描写普通百姓的疾苦和《东门行》那样直接写到人们被饥寒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的情景的作品。至于像《陌上桑》中的秦罗敷、《羽林郎》中的胡姬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刘兰芝和焦仲卿,更是至今为人们所熟知和津津乐道。这些作品无疑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瑰宝。

由于乐府民歌受到人们普遍重视,于是有些文人开始仿效那些乐府的技巧和形式,创作自己的言志缘情之作,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要算所谓“古诗”和“苏李诗”。“古诗”中最有名的是《文选》所收的十九首。我们现在谈论这些作品,往往称“古诗十九首”。不过今存的“古诗”实不止此数,据《诗品》所说,当时至少有五六十首,像《玉台新咏》中所载的《兰若生春阳》等恐怕均在钟嵘所说的五六十首之中。这些作品有的较重辞藻,有的则较质朴,仍可见其脱胎于乐府的痕迹(如《上山采蘼芜》)。这些无名氏的文人诗和乐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有的学者就认为出于《相和歌辞·西门行》,但笔者则认为是乐官们取此诗改写谱曲而成为《西门行》的“本辞”,再由“本辞”而演化为“晋乐所奏”的歌辞。不管二说孰是,“古诗”与“乐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总属事实。这些乐府和“古诗”正是建安文学的源头。清人沈德潜说“孟德(曹操)诗犹是汉音,子桓(曹丕)以下,纯乎魏响”,这种情况显然有时代及个人的原因,但曹操诗全属乐府体,而曹丕、曹植兼学“古诗”,亦其重要因素。钟嵘曾说“古诗”中“《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植)、王(粲)所制”,大约亦有鉴于此。这部分诗过去曾有人猜想有一部分为西汉枚乘所作,但并无确据。现在看来,像“十九首”中屡次提到“洛中”、“宛与洛”和“上东门”等,那么判定其为东汉作品当无疑问。和“古诗”比较相似的

是所谓“苏李诗”。这些诗不是李陵、苏武所作,这是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早在六朝颜延之在《庭诰》中就说过:“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原)是假托,非尽陵制”;《文心雕龙·明诗》亦有“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的话。这些诗的作者虽难确定,但艺术上确属杰构,如《文选》所录李陵诗三首和苏武诗四首,洵为精品。而且可以肯定,当时人所见的“苏李诗”肯定不止这七首,后来《古文苑》中所载的一些诗,当与这七首产生于同一时代。所以距萧统时代不远的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提到“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其中苏武一雁用《汉书·李广苏建传》所说汉帝在上林苑中从雁足上得苏武书信之典;而“李陵之双凫”即出今《古文苑》中所载“苏李诗”的《双凫俱北飞》。后人有的既笃信《文选》所录为真出李陵、苏武之手,而又对《古文苑》所录持怀疑态度,于是又列出了一个《拟苏李诗》的名目,并谓“拟诗非不高古,然乏和宛之音,去苏李已远”(《古诗源》卷四),这恐怕并无根据。应该承认这些诗在艺术上似与《文选》所录有一定差距,但这只是艺术上的高下,与真伪无关。这些所谓的“苏李诗”,虽非苏李所作,但其成为诗歌中名篇绝非偶然。不然,大诗人杜甫就不会有“李陵苏武是吾师”的诗句。这部分作品的产生年代,大约也在东汉。从文风方面看来,似与“古诗”的产生年代差不多。逯钦立先生认为这些诗产生于东汉,且和当时流亡至南方尤其是交州等地的文人有关,其说确有见地。因为据《后汉书》,东汉时确有一些文人避地至交州,而“苏李诗”中有些句子如“山海隔中州”等,似亦可得到解释。“古诗”和“苏李诗”是六朝作家学习的重要范本。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是专为模仿“古诗”而作,拟作的目的自然在学习其技巧。在今人看来,模拟之作似不值得提倡,其实古人往往以此为吸收前人技巧的重要方法。当然,陆机的拟作虽

不乏“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拟明月何皎皎》）这样的警句，但毕竟不若“古诗”之自然浑成，出于天籁。至于“苏李诗”的模拟者，迄今所知，江淹之《杂体诗三十首》也许较早，但从《诗品》看来，在上品中首提“古诗”和李陵，亦可见“苏李诗”的地位^①。

汉诗名篇多为乐府和无名氏之作，其有主名的作品，虽不乏传诵名作，而这些诗相传的作者有不少颇有疑问。如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班婕妤的《怨诗》，人们都疑其主名；辛延年、宋子侯虽有其名，而我们对其生平则颇茫然。大抵东汉前中期有主名的诗，非无佳作，如张衡《四愁诗》之类仍近骚体而非五言。只有后期的郦炎、秦嘉才略具特色，而真正在文学史上留下巨大影响的则为蔡琰和“七子”中的王粲、刘桢等人，那已经是汉末的建安时代了。关于建安文学，历来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把“七子”中除孔融外的六人皆算魏人，因为他们都在曹操手下做官，另一种办法是把七子全部算成汉代人，因为“七子”中死得最晚的徐幹，死时下距曹丕代汉还有两年左右。再说以“建安”属魏实有困难，因为在建安初年，曹操还没有封为“魏公”，何来“魏朝”？所以本书采用的是后一种做法。

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汉代诗歌的全貌起见，本书选录了一些现代选本较少选录的作品如《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等。笔者认为这些作品虽为庙堂之作，却可窥见汉初诗歌的多种形式，而《郊祀歌》似更具文采，笔者过去在《乐府诗选》中，曾选录过若干首。现在看来，像《天地》、《景星》诸首，在艺术上虽不无长处，而文字过于艰深，所以仅取几篇比较平易好读的诗为代表，其中《天

① 《诗品》未提苏武，但在六朝时，“苏李诗”何者为“苏”，何者为“李”，本来分得不太清楚，如《诗品》提到“子卿《双凫》”，实指前面提到的庾信所谓“李陵之双凫”。

门》一首，仍不免有些难解之处，但它对后代诗人的影响最为明显，所以保留以备一格。其他像韦孟等人的一些诗，说教气较重，本来也可不收，但考虑到《文心雕龙·明诗》和萧统《文选序》（“退傅有《在邹》之作”）都提到它们，所以也加收入，以供读者了解其情况。在选录这些作品的同时，对另外一些较为有名的诗，本书没有收录。例如《柏梁台诗》，虽常被古人提到，但经历来学者考证，已可确证出于伪托。既非汉诗，自不宜入选。又如所谓的《胡笳十八拍》，在艺术上自有长处，而经学者考证，亦足以说明其非蔡琰作，亦非汉诗，当然只能割爱。又如《玉台新咏》中的“苏伯玉妻《盘中诗》”也有人说是汉代作品，但此诗既首见《玉台新咏》，而据最近徐陵原貌的明寒山赵氏覆宋本又列于傅玄后、张载前，明为晋人，自然也只能弃而不录。

本书的出版，首先应该感谢中华书局特别是张耕先生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但限于笔者的水平，更由于近日“非典”肆虐，查阅图书资料殊为不便，因此疏误在所不免，还望读者指正。

曹道衡

二〇〇三年八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	---

上 编

乐府诗

安世房中歌	3
-------------	---

郊祀歌

青阳	7
----------	---

朱明	8
----------	---

西颢	9
----------	---

玄冥	10
----------	----

日出入	11
-----------	----

天马	12
----------	----

天门	14
----------	----

鼓吹曲辞

上之回	16
-----------	----

战城南	18
-----------	----

巫山高	19
-----------	----

上陵	20
----------	----

2 两 汉 诗 选

有所思	21
上邪	22
相和歌辞	
公无渡河	23
江南	24
东光	24
薤露	26
蒿里	26
鸡鸣	27
乌生	29
平陵东	30
陌上桑	31
长歌行	34
猛虎行	35
君子行	35
董桃行	37
相逢狭路间	38
附 长安有狭邪行	40
塘上行	41
善哉行	42
陇西行	43
附 步出夏门行	46
西门行	46
附 晋乐所奏歌辞	48
东门行	48
附 晋乐所奏歌辞	50

折杨柳行	50
妇病行	52
孤儿行	54
雁门太守行	57
艳歌何尝行	59
艳歌行(其一、其二)	60
附 豫章行	62
白头吟	63
附 晋乐所奏歌辞	64
梁甫吟	65
怨诗行	66
满歌行	67
附 晋乐所奏歌辞	69
蛱蝶行	71
伤歌行	72
悲歌	73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73
枯鱼过河泣	86
古歌	87
艳歌	87
古咄咄歌	88
杂歌谣辞	
民为淮南厉王歌	89
郑白渠歌	89
匈奴歌	90
成帝时童谣	91

4 两 汉 诗 选

成帝时歌谣	92
鸡鸣歌	92
通博南歌	93
城中谣	94
顺帝末京都童谣	94
桓帝初天下童谣	95
桓帝初城上乌童谣	95
时人为贡举语	97

中 编

无名氏古诗

古诗十九首	101
上山采蘼芜	122
四坐且莫喧	123
悲与亲友别	125
穆穆清风至	125
兰若生春阳	126
橘柚垂华实	127
十五从军征	128
新树兰蕙葩	129
《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诗》”	130
《文选》所载“苏武诗”	134
《古文苑》所录“苏李诗”	
有鸟西南飞	139
烁烁三星列	140